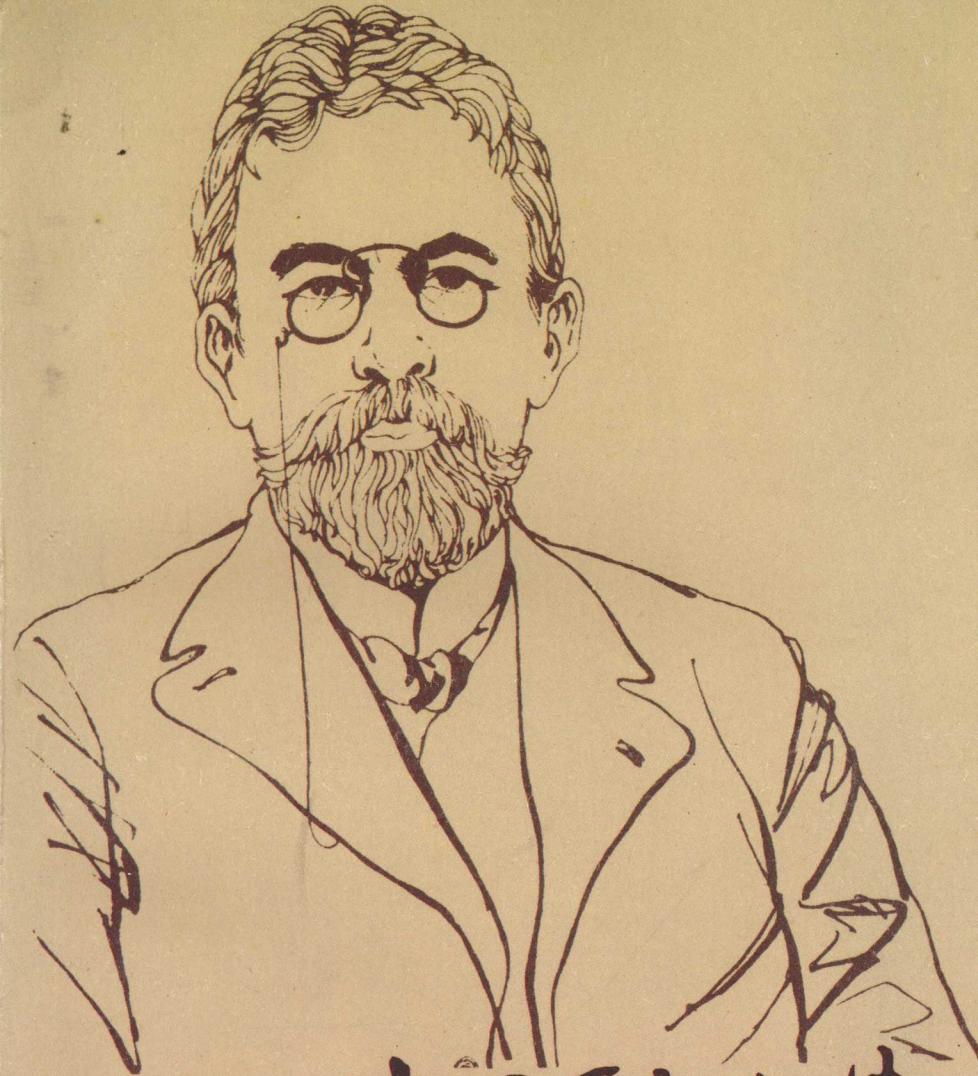




契诃夫文集

第十三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12.1

1

:13

契诃夫文集

汝龙译

第十三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 П. 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X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年版本译出

契诃夫文集
第十三卷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875 插页 2 字数 422,000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5327-1970-7/I · 1176

定价: 26.50 元

目 次

寄自西伯利亚.....	1
萨哈林岛(旅行札记)	45

小品文, 论文

纵狗捕狼	401
莫斯科的伪君子	408
[尼·米·普尔热瓦利斯基]	411
我们的行乞现象	414
魔术师	418
在莫斯科	430

笔 记 本

第一本	443
第二本	571
第三本	577
[活页笔记]	585

日 记

萨哈林岛日记摘录	621
----------------	-----

[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三年的日记]622

[契诃夫在巴·叶·契诃夫的梅里霍沃日记
中所写的笔记].....635

题解641

寄自西伯利亚

“为什么你们的西伯利亚这么冷？”

“上帝的旨意呗！”赶马车的人回答说。

是啊，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在俄国，树木苍翠，夜莺欢唱，在南方，金合欢和丁香早已开花了，可是此地，在秋明到托木斯克的大道上，却是土地棕黄，树木光秃，湖面上是混浊的冰，湖岸上和山沟里还铺着雪……

不过另一方面，我有生以来却从没看见过这么多的野禽。我看见野鸭子在旷野上走来走去，在水洼里和路旁的水沟里浮游，几乎就在马车旁边扑棱棱飞起来，懒洋洋地飞到桦树林里去了。在寂静中突然响起一种熟悉的、好听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在头顶上不高的地方有一对仙鹤，于是人的心情不知什么缘故变得忧郁了。后来又飞过一些野鹅，又飞过一长串像雪那么白的、美丽的天鹅……到处都有鹈鸟在呻吟，海鸥在哀叫……

我们追上两辆带篷马车和一群农民和村妇。这是移民。

“从哪一省来的？”

“库尔斯克省。”

在众人的后面有一个农民磨磨蹭蹭地走着，他那模样跟别

人不同。他下巴剃光，嘴唇上边留着白髭，他的粗呢外衣的背后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衣兜盖，他的腋下夹着两把用头巾包着的小提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些小提琴是从哪儿来的，那就无须乎问了。这是个不中用的人，不守本分，有病，怕冷，喜欢喝白酒，胆怯，他这一辈子先是在他父亲家里，后来在他哥哥家里，做了个多余的、不必要的人。他一直没有离家独立，没有娶亲……一个没出息的人！他一干活就觉得冷，喝两杯酒就醉，废话连篇，只会拉小提琴，在炕头上跟孩子们玩。他在小酒馆里，在人家的婚礼上，在旷野上拉小提琴，而且，嘿，还拉得挺有劲呢！可是现在哥哥卖掉了农舍、牲畜和全部家业，带着一家人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来了。这个孤苦的人也就跟着来了，他没有地方可以安身啊。他把两把小提琴也随身带来了……可是等他到了目的地，他就会在西伯利亚的寒冷中冻得发僵，身体虚弱不堪，临了，平静地、默默地死掉，谁也不会理会；他那两把从前使得故乡的人们有时欢乐有时悲伤的小提琴，就会以二十个戈比的代价卖给一个外来的文书或者被流放的人；这个外地人的孩子们就会扯掉琴弦，折断琴马，把水灌到里面去……这下可就完啦！

我坐着轮船在卡马河上航行的时候，也见到过移民。我至今记得一个年纪在四十上下、留着淡褐色胡子的农民，他坐在轮船上的一条长凳上，脚旁放着几个口袋，里面装着家用什物；口袋上躺着几个穿树皮鞋的孩子，卡马河的荒凉河岸上刮来的刺骨的寒风把他们吹得缩成一团。他的脸容表示：“我听天由命了。”他的眼睛里含着讥诮，不过这种讥诮是对他自己，对他的灵魂，对狠狠地欺骗了他的过去生活而发的。

“总不会更糟了吧！”他说，只用他的上嘴唇微微一笑。

人只能用沉默来回答他，什么话也别问他；可是过一分钟他又说一遍：

“总不会更糟了吧！”

“会更糟的！”坐在另一条长凳上的一个头发棕红色的农民（不是移民）带着尖利的目光说。“会更糟的！”

这些目前沿着大道、挨着自己的带篷马车慢腾腾地赶路的人一言不发。他们脸色严肃，精神集中……我瞅着他们，心里想：同那种显得不正常的生活一刀两断，为此而舍弃故乡和老家，这只有不平凡的人，英雄，才做得到……

后来，过一忽儿，我们追上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三四十个囚徒沿着大道走去，手铐脚镣丁当响，两旁是持枪的兵士，后边是两辆大车。有一个犯人像是亚美尼亚的司祭，另一个是高身量，鹰钩鼻，大额头，我仿佛在什么地方的一家药房里见过他站在柜台后面；第三个脸色苍白，憔悴，严肃，倒像是一个持斋的修士。要看清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犯人们和兵士们都累得精疲力竭：道路不好走，他们走不动了……这儿离着他们投宿的村子还有十俄里^①路。可是等他们走到村庄，草草吃完饭，喝足砖茶，马上躺下睡觉，他们身上就会立刻爬满臭虫——筋疲力尽、一心想睡觉的人的最凶恶的和不可战胜的敌人。

傍晚，土地开始冻结，烂泥变成硬土块了。马车蹦蹦跳跳，隆隆地响，发出各式各样的尖叫声。好冷啊！没有一所住房，没有一个行人……在阴暗的空气里，没有一样东西在动，没有一点响声，只听得见马车碰响冻结的土地，只有在人点烟的时候，路旁才有两三只鸭子被火光惊醒，张开翅膀飞起来……

① 1 俄里等于1.06公里。

我们来到了河边。必须摆渡到对岸去。岸边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到对岸去了，这些该死的！”赶马车的说。“老爷，咱们吼吧。”

痛得叫喊，哭泣，召唤人帮忙，总之，发出叫声，在此地就叫做吼，所以在西伯利亚不光是熊吼，就连麻雀和老鼠也吼。“猫来了，它就吼，”这说的是老鼠。

我们就开始吼。这条河很宽，在昏暗中看不见对岸……河上的潮气吹来，人的两条腿变得冰凉，后来周身都冰凉了……我们吼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可是仍旧不见渡船。河水也好，布满天空的星星也好，这种沉闷的、坟墓般的寂静也好，不久就惹得人厌烦了。由于闲得无聊，我就跟老大爷^①谈天，从他口里知道他十六岁结婚，有十八个孩子，其中只死了三个，他的父母都还活着，他的父母是“基尔查克”，也就是分裂派教徒，他们不吸烟，生平除了伊希姆^②以外一个城市也没见过，而他，老大爷，年轻的时候却容许自己开开心，也就是吸过烟。我从他口里知道这条乌黑、严峻的河里有小鲟鱼、白鲑鱼、江鳕鱼、狗鱼，可是谁也不去捕鱼，也没有捕鱼的工具。

可是后来终于传来了匀称的溅水声，河面上出现一个乌黑而笨重的东西。这就是渡船。它的形状像一条不大的驳船，船上有五名划桨人，他们的两根长桨，桨叶很宽，看上去像是螃蟹的两只螯。

船一靠岸，那些划桨人头一件事就是张嘴骂街。他们骂得恶毒，没有任何原因，显然半睡半醒。人听着他们那些不堪入耳的诟骂，就会认为不但我的马车夫、马、他们本人有母亲，就

① 指马车夫。

② 俄国秋明省的一个城市。

连河水、渡船、船桨也有母亲。这些划桨人的最轻、最少伤人的骂法就是“让你烂掉才好”或者“巴不得叫你嘴里生毒疮！”他们想说的是什么样的毒疮，我虽然也问过，却没有弄明白。我穿着短皮袄和大皮靴，戴着帽子；在昏暗中谁也看不出来我是“老爷”，有一个划桨人就用嘶哑的声音向我吆喝道：

“喂，你，毒疮，干吗站在那儿嘻开嘴巴？把拉边套的马卸下来！”

我们上了渡船。渡船工人一边骂街，一边拿起桨来。他们不是本地的农民，而是被流放的人，由于过不规矩的生活而经村社判决发送到此地来的。在他们被安插的那个村子里，他们住不下去，他们觉得乏味，他们不会耕地或者已经生疏了，再说，这陌生的土地也并不可爱，于是他们就来到这儿，到渡船上来了。他们的脸干瘦，憔悴，不成样子。而且他们的脸上有些什么样的表情啊！看得出来，这些人当初坐着囚犯船来到这里，每两个人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的时候，后来成批地被押解着在大道上赶路，在农舍里过夜，周身被臭虫咬得刺痛难熬的时候，已经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现在呢，他们白日黑夜地在寒冷的水面上来来往往，除了光秃的河岸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永远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一切热情，他们的生活里只剩下了白酒，姑娘，姑娘，白酒……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已经不是人，而是野兽了，照老大爷，我的马车夫的看法，他们就是到了来世，也会遭殃：他们会因为犯罪而下地狱。

二

五月六日的前夜，从大村庄阿巴特斯科耶（离秋明三百七

十五俄里)出发的时候,一个六十岁的老人用马车送我上路,他在套车前不久到澡堂里去洗了个蒸汽浴,在身上放了一些拔血罐。为什么放这些拔血罐呢?他说他腰痛。他机敏得跟年龄不相称,好动,健谈,可是走路的样子难看:他好像患了脊髓癆。

我坐在一辆很高的、不带篷的四轮马车里,这辆车由两匹马拉着。老人不时挥动一下马鞭,吆喝一声,然而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嚷叫,而只是发出呼哧声,或者像埃及的鸽子那样的哼叫声了。

道路两旁和远处地平线上有一些蛇形的野火:这是去年的草在燃烧,当地的人故意放火烧起来的。草潮湿,不大容易起火,所以那些火蛇爬得慢,时而断成几截,时而渐渐熄灭,时而又猛的燃起来。那些火蛇爆出火星,每一条火蛇上面都笼罩着白色的烟云。在这种火突然点着高高的枯草的时候,煞是好看:火柱从地面升起来,窜起一俄丈^①高,向天空喷出大股的浓烟,又立刻落下来,仿佛钻进地里去了似的。越发好看的是火蛇爬进桦树林去的时候:整个树林都给照得亮晃晃的,白色树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桦树的阴影同明亮的光点变动不定。人看着这样的火光,不由得感到有点可怕。

这时候一辆三套马的邮车迎面飞驰过来,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老人赶紧往右拐弯,那辆庞大沉重的邮车就立刻从我们身旁飞驰过去,车上坐着一个返回去的车夫。可是这时候又响起新的轰隆声:迎面又驶过来一辆三套马的马车,也跑得飞快。我们就连忙往右拐,可是,使我困惑不解而

① 1 俄丈等于2.134米。

且大为惊吓的是那辆三套马的马车不知什么缘故并不往右拐，却往左拐，直接朝着我们飞奔而来。要是撞车，那可怎么办呀？我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听见喀嚓一声，我们的双套马的马车跟一辆三套马的邮车混成乌黑的一团，我的四轮马车竖了起来，我就摔倒在地上，我的手提箱和包裹一齐压到我的身上……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却听见第三辆三套马的马车飞奔而来。“得，”我想，“这辆马车准会把我轧死的。”可是，谢天谢地，我身上一根骨头也没有断，摔得也不很痛，能够从地上爬起来。我就跳起来，跑到路边去，大声喊叫，连嗓音都变了：

“站住，站住！”

从那辆空邮车的底部钻出一个人，站起来，拉住了缰绳，那第三辆三套马的马车几乎在我的行李旁边才停住。

在沉默中过去了两分钟。这是一种迟钝的困惑心情，仿佛我们大家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似的。车辕断了，马具破了，系着铃铛的马轭倒在地上，那些马呼呼地喘气，它们也吓呆了，好像撞得很痛。老人呻吟着，哼哧着，从地上爬起来，头两辆三套马的马车正在返回，又来了第四辆三套马的马车，随后是第五辆……

后来就开始了激烈的咒骂。

“让你烂掉才好！”那个跟我们撞车的车夫喊道。“巴不得叫你嘴里生毒疮！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老狗？”

“这该怪谁呀？”老人用一种要哭的声音叫道。“这都该怪你，你倒还骂人？”

在咒骂声中，就我所能了解的来说，撞车的原因如下：这五辆返回的三套马马车是在运完邮件以后到阿巴特斯科耶村去；按照规章，返回的马车应当慢慢走，可是头一个赶车的想

家，有意赶快回到暖和的地方去，就赶着马拼命地跑，而后面的四辆车子上，赶车的都睡着了，没有人管这些三套马的马车，于是其余的四辆也跟着头一辆拼命地跑。要是我在四轮马车上睡着了，或者第三辆三套马的马车紧跟着第二辆跑来，那么当然，对我来说事情可就不会这么平安地结束了。

那些赶车的扯大了嗓门骂人，大概十俄里开外都听得见。他们骂得叫人受不了。必须耗费多少的机智、恶毒以及心灵的污秽才能够想出这些卑劣的字眼和语句来存心侮辱和玷污人们认为神圣、珍贵、可爱的一切东西啊！只有西伯利亚的赶马车的和渡船工才会这样骂人，据说这是他们从犯人们那儿学来的。在这些赶车的当中骂得最凶最响的却是那个闯祸的。

“你别骂了，傻瓜！”老人自卫道。

“骂了又怎么样？”闯祸的车夫，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孩子，问道，他带着威胁的样子走到老人跟前，同他面对面站着。“那又怎么样？”

“你别过分！”

“过分又怎么样？你答话呀；那又怎么样？我要拿起碎了的车轡，把你打得粉碎，毒疮！”

从声音来判断，他们打起来了。在夜间，在黎明之前，在这群野蛮的、破口大骂的匪徒当中，在远远近近那些点燃干草却一点也没有烘暖夜晚寒气的野火的景色中，在那些惊慌不安地挤在一起、不住地嘶鸣的烈马旁边，我感觉到一种难于描摹的孤独。

老人唧唧啾啾，高高地抬起腿（这是因为他有病），绕着这辆四轮马车和那两匹马走来走去，解下凡是可以解下的绳子和皮带，为的是用来捆扎断了的车轡，然后他在大路上爬来爬去，

一根接一根地点亮火柴，寻找套索。连我捆行李的皮带也用上了。东方升起曙光，睡醒的野鹅早已在叫唤，那些邮车也终于走了，可是我们仍旧站在大路上，修理马车。我们也试过叫车往前走，可是捆好的车辕喀嚓一响！……又只好停住……好冷啊！

我们好歹总算磨磨蹭蹭地到了村子里。我们的车停在一所两层楼的农舍旁边。

“伊里亚·伊凡内奇，马在家吗？”老人叫道。

“在家！”窗子里有人闷声闷气地答话。

在农舍里，迎着我走过来的是一个高身量的人，穿着红衬衫，光着脚，半睡不醒，不知什么缘故在朦胧中微笑着。

“臭虫讨厌极了，朋友！”他说，不住地抓挠身子，笑容越发欢畅了。“我们故意没有给正房生火。一冷，臭虫就不走动了。”

在此地，臭虫和蟑螂不是说爬，而是说走；旅客不是说走，而是说跑。他们总是问：“老爷，你跑哪儿去？”这意思是说：“你到哪儿去？”

趁他们在外面给马车上油，弄得车上的小铃铛丁当地响，趁马上要用车子送我上路的伊里亚·伊凡内奇正在穿衣服，我就在墙角上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把头靠在一个不知装着什么东西、好像是装着谷物的袋子，立刻被酣畅的睡眠征服了。我已经梦见我的床、我的房间，梦见我坐在自己家里的一张桌子旁边，正在对我家里的人讲我的双套马的马车怎样跟一辆三套马的邮车相撞，可是过了两三分钟我却感到伊里亚·伊凡内奇拉着我的衣袖说：

“起来，朋友，马车备好了。”

这对于懒惰，对于憎恶像蛇一样在背上东爬西爬的寒颤，

是一种什么样的嘲弄啊！我又上路了……天已经亮了，天空一片金黄色，太阳快要出来了。道路、田地里的枯草和可怜的小桦树都蒙着一层重霜，仿佛裹上了白糖似的。不知什么地方，黑琴鸟发出春情的鸣叫。

五月八日

三

在西伯利亚大道上，从秋明到托木斯克，一路上没有一个市镇，没有一个田庄，只有一些大村子，彼此相距二十、二十五以至四十俄里。路上没有遇见过庄园，因为这里没有地主，您见不到工厂、磨坊、客店……路上唯一使人想起人类的东西，就是迎着风吼叫的电报线和里程碑。

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教堂，有的时候有两个；所有的村子里似乎也都有学校。农舍是用木头造的，常常是两层楼，房顶上铺着木板。每个农舍旁边的围墙上或者小桦树上总有一个椋鸟巢^①，筑得很低，一伸手就能够得着。椋鸟在此地受到普遍的喜爱，连猫都不去碰它们。园子是没有的。

经过严寒的一夜和劳顿的旅行以后，早晨五点钟，我坐在一个私人拉脚的马车夫的农舍正房里喝茶。这正房是个明亮、宽敞的房间，其中的陈设是我们的库尔斯克或者莫斯科的农民只能梦想的。这儿出奇的干净：没有一点灰尘，没有一个污斑。墙是白的，地上肯定铺着地板，涂过油漆，或者铺着彩色的粗麻布；有两张桌子、一张长沙发、几把椅子、一个食器柜，窗

① 指由人工制造的，状如小木匣。